

欽定明史

卷二百  
三十一  
四十一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九

總裁編纂事務 經羅謙京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遷廷奉

敕修

顧憲成

歐陽東鳳  
吳炯

顧允成

張納陛  
諸壽賢

賈巖  
彭遵古

錢一本

子春

于孔兼

陳泰來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吳弘濟  
孫繼有

譚一召

劉元珍

龐時雍

葉茂才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之禱憲  
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  
主事請告歸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  
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  
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竝論起鳴自修  
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竝罷并責御史糾起  
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  
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  
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竝  
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

令三皇子竝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槩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

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

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前  
封命下叩闈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  
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  
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  
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  
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  
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  
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  
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

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竝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鑪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

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  
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  
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卽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  
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  
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  
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  
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  
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  
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  
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



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潞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

炯上言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  
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  
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  
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凡  
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  
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  
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者最後爭移宮忠賢  
毒箴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  
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  
後已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

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萬曆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振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屢遷南京刑部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猺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猺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竝辭不就卒於家吳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入爲兵部主事乞假歸恬靜端介不

駑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進光祿丞天啟中累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庇憲成落職間住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無子置義田以贍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被詔旌獎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

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  
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  
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  
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借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  
劾之畧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  
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  
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  
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謙讓  
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  
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

京太僕卿沈思考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璉竝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綱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寘復詆瑞及思考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

其奸貪寔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寔  
寔與鼎思竝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  
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  
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竝  
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冊  
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  
茲旣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  
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  
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扎竟付錫爵  
私邸而三王竝封之議遂成卽次輔趙志臯張位亦不

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會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尙書孫鑰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陛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尙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



有司而後已東林書院之會納陞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竝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潞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啟中贈允成納陞光祿少卿巖尙寶丞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旣釋褐上疏願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旣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爲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遭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卒彭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

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維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

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  
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  
弊竇汗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  
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  
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  
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  
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  
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  
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  
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

以進雖格言正論黨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  
公聽竝觀之正况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  
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  
所由示威福之自已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  
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頽首屏氣唯唯聽  
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  
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  
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傳也  
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

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裡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徧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

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爛於乞墮登壘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

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  
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  
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  
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  
身體決不强固矧以艷處之褒姒而爲善譖之驪姬狐  
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  
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  
論國本曰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  
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  
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侍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疊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



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戇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托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旣罷歸

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  
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  
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于若有  
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  
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詆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  
儉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祿少卿顧  
憲成卹典楚宗人以訐僞王事錮高牆者甚衆春爲訟  
寃尋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寧知縣滿朝薦  
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  
備中官杜茂且備陳採權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

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爲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爲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旨切責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爲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歎皇上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臯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右參議尋丁父艱天啟初起故官召爲尚寶少卿歷遷

光祿卿五年魏忠賢黨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  
述削籍歸崇禎九年召拜通政使遷戶部右侍郎歷尚  
書總督倉場條行釐弊十事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  
戶部尚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  
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議敕行十一年  
黃道周劉同升等諫楊嗣昌奪情被貶謫范景文等疏  
救春名與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問春爲御史  
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  
罷歸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

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

月有詔竝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竝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旣疑羣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竝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

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啟於堯  
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  
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諭竝擬其負國悞君  
大矣旣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爲計  
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  
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  
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乎之未至若姑  
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  
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  
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

安吉判官秦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秦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秦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秦來爲點定奏章帝以應圖旣貶不問秦來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



建儲不報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啟中孔兼泰來俱贈  
光祿少卿于氏爲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  
熙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望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  
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  
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  
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  
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  
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  
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

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臯張位言凡會議會推竝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

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  
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  
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  
外誘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  
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  
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  
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  
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竝  
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  
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鑰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

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覲梃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事中王曙所劾囑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曙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

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  
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  
齊名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  
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  
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  
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  
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  
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  
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竊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  
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

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

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竝封又上書王錫爵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禔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

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鑑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竝朝廷儀表鑑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彌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



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論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吳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擢御史連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吳定戎政侍郎

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不納三王竝封詔下偕同官抗疏爭既而以論應宿攀龍事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救給事御史執政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爲民未幾卒熹宗時贈官如希范譚一召大庾人孫繼有餘姚人一召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陞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籛又相繼罷去矣怒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

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罰不加其舛也今所指爲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悞國家大計哉與一召疏竝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

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  
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  
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臯等大學士沈一貫  
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  
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儉人叢集奸  
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  
孰大於是近見夢臯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  
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  
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  
疑夢臯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敕諭廷

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構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光宗卽位起元珍光

祿少卿時遼瀋旣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  
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  
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  
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  
爲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冒  
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  
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  
謀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  
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表節義卹鰥寡行義  
重於時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權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既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年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

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啟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竝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焚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贊曰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  
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  
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  
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  
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  
之爭不烈於是矣憲成諸人清節姱修爲士林標準雖  
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  
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  
心實然哉語曰爲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奏

敕修

魏允貞

弟允中  
劉廷蘭

王國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羣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且扶其奴治行最微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

尚書吳兌兌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  
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  
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  
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  
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  
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  
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  
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  
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俺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  
三軍月餉旣剋其半以充市賞復剋其半以奉要人士

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旣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愠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竝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竝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

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絕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幕府歲供及州縣冗費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逋屯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尙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爲府自欵市成邊政廢允貞視要害築邊牆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採礦山西允貞抗疏極諫不報已西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

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竝  
報允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兼領亦不納三殿災詔求  
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臯張位罪且曰前二  
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  
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  
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  
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  
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  
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  
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

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

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孫朝復至權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竝留中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寃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允貞父已九十餘允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敕使害民非允貞不



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爲立祠已  
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卽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  
初追謚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  
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  
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竝爲舉首  
負儁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張  
居正專政災異見而中外方競頌功德允中廷蘭各上  
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  
博士擢吏部稽勲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官刑部郎  
中亦有名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

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出視畿輔屯田清成國公朱允禎等所侵地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潘晟入內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煒牛惟柄張鼎思抗言不可寢其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簾五黃金三萬白金十萬居正子簡修躬齋至保邸而保揚言陛下取之誣汗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

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竝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賴國以免久之起故官蒞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

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爲太僕少卿復出爲山西副使  
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寬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  
聚衆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  
故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竝負時望爲黨人所忌乞  
休歸卒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  
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稅四出驕橫懋衡上疏言與其  
騷擾里巷榷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  
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爲竭澤之計其害十倍於加賦忤

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列傳 六  
旨停俸一年巡按陝西稅監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爲難召亡命環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爲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永益急永黨王九功輩多私裝恐爲有司所跡託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隸追及之華陰相格鬪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永窘甚爪牙盡亡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

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關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  
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啓元年起歷大理  
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  
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  
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  
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  
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  
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臥不起既  
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爲  
首遂削奪崇禎初復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竝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設方畧悉禽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爲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三才所部權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僞鑿印符所

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斂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竝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



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  
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旣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  
才又上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  
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象畔土崩小民  
皆爲敵國風馳塵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  
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亦不報三十年帝有疾詔罷  
礦稅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清  
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  
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  
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

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臯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

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球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征求筆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旣而雖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內晏然歛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爲陳增參隨縱橫自恣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

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十四  
年皇孫生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旣而不盡  
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力繼又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  
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已旣忌其  
有所執爭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  
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  
俸五月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  
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  
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爲憲成諸人發已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阡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准人深德之屢加至戶部尚書會內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僞

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  
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  
衡相繼爲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  
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  
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  
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  
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  
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祚王基洪又  
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  
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

才卽以兩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許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旣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王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爲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

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僂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讐士昌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敬報怨騰說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  
禎湯北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  
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已則留不合  
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  
讐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  
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  
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竝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  
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  
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  
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

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爲民天  
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  
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爲盜臣御  
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旣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  
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卽欲  
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  
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竝主之已德完迫衆議忽  
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決事遂寢三年  
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  
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

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

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已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已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黨日衆而爲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

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  
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則好同惡異  
之心勝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總裁憲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璠等奉

敕修

姜應麟

從子思睿

陳登雲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陳尚象  
丁懋遜 吳之佳

葉初春 楊其休  
賈名儒 張棟

董嗣成

孟養浩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會

涂杰

張貞觀

樊王衡

子鼎遇 維城  
孫自一

謝廷讚

日九廷諒

楊天民

何

選

馮生虞  
任彥蘄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

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竝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蠶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



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顓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懲苾愈甚頽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爲副將弟素儒爲錦衣叔父人瑞爲中書

受賕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  
王績粲巡按雲南陞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  
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  
僅付二三闈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  
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思睿  
請竝撤監視京營關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  
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  
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  
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揭不出  
元寬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

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蒞講授代還乞假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早決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

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已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  
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卽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  
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  
爲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  
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  
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  
亦爲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  
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涑  
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  
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

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爲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爲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爲國家鉏大奸殲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饑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卽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

歸尋卒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卽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緩冊立事尚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大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

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絃守科使者給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絃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

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苑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黃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絃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正賓歛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恥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遊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列傳 六  
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  
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  
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  
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寺語  
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  
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  
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  
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  
則禁闈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

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竝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臯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爲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養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竝貶一秩出

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敘咸報寢天啓初錄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

中贈光祿少卿尚象都勻人以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嘗  
劾罷尚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  
焉天啓中贈官如弘緒懋遜霑化人爲餘姚知縣有治  
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旣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  
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佳長洲人初爲  
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爲順德知縣竝以治行徵至  
是與張棟竝斥稱吳中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  
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敢言其休青  
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內官張德毆殺人帝  
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竝付德法司竟報許帝

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  
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  
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真定人贈官如初春棟字伯任  
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  
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  
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  
白糧爲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  
時行王錫爵緝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  
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

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  
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竝罷已言邊臣敘功不宜及  
內閣部科帝亦從焉遣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  
和棟言捨力克負固不歸卜失免傑黠如故火落赤真  
相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  
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捨力克東歸遂寢其奏棟又言  
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媚  
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火真依海爲窟出沒自如  
不宜敘將吏功報聞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廬墓竟卒  
於墓所天啓中贈太常少卿德泳祭酒守益孫養浩羽

正自有傳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戶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曰人臣卽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旣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非兩事今日旣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

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永不敘用中外交薦悉報寢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



右侍郎未之官卒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為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會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會等經理及學會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竝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

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會不少待卽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竝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寮淆而無辨名旣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宮苟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竝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

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勤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爲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抗疏爭三王竝封其略曰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

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竝封爲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旣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爲竝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

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卽陛下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竝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早定一日卽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衽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卽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竝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號辨嫌

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  
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竝封而同號則  
有竝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  
可不慎苟謂渙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  
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帝怒甚命與朱  
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爲民尋卒天啓中贈  
光祿少卿

王學會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  
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會疏  
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俱廢錦衣

學會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尚書楊兆諛諂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邇蕪湖蕪湖已徵稅龍江不宜復徵格不行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會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卽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餐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

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卽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俸一級學會累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爲光祿丞與少卿涂杰合疏爭三王竝封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用不納卒於家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入爲御史擢官光祿熹宗時贈學會光祿少卿杰太僕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出閱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亡命



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納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絕姻守清乞輸課於官開礦如故貞觀力爭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貪子木夤緣爲兵部侍郎貞觀竝追劾之子木坐貶采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幾齧祖陵貞觀往視定分黃道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竝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藩王瑄堯由郡王進封其諸弟止應爲將軍瑄堯爲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

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於是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卽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斬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傳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

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啟中卒贈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徵授御史京察謫無爲判官稍遷全椒知縣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

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  
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  
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  
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臯等力救  
言自帝卽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再踰  
月以憂危竝議連及遂永戍雷州長子鼎遇伏闕請代  
者再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  
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於家子  
維城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海鹽知縣遷禮部主事  
天啟七年坐事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卽位魏忠賢未

誅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兒並叨封爵皆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恤楊漣萬璟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人心昭國典末斥吏科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採納之崇禎元年遷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歷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計罷歸

十六年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吳文燮死之賊欲屈維城抗聲大罵刃洞胸而死賊遂驅婦女墮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實塹焉自一光山人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爲東安知縣初歲饑吏僞增戶口冒振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爲請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於神得屍所在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未授官卽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詔二十八

年春舉行冊立冠婚之禮將屆期都御史溫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不報廷讚上疏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數日命大學士趙志臯沈一貫擬敕諭令禮部具儀比擬諭進竟不發志臯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靜俟遂褫廷讚職爲民並奪尙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耀主事鍾鳴陞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冊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

尙寶卿兄廷諒字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王錫爵廷諒言廷機才弱而闇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狄道山



崩下成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歛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壞冢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尙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潛師襲寇以大捷聞督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子廕寇乃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見

賓職夢麟戍邊汶亦被譴天民尋進右給事中冊立久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竣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俸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公疏請亦奪俸天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迫廷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爲立祠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

哭祠下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授御史廷臣爭國本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俾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厲色責之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乃入告於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憚已知出選指深銜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六日不下選以爲言帝憶前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尙書

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爲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彥藥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彥藥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並斥彥藥爲民於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爲比周謂論諫爲激擾訕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縣缺不補敲扑遍於宮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沉閣而莫稽奄寺縱橫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 三十一  
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謗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生虞大足人彥蘖任城人天啟中贈選光祿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贊曰野史載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說雖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鄭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應麟等交章力爭不可謂無羽翼功究之鄭氏非褒驪之煽處國泰亦無駟鈞之惡戾積疑召謗被以惡聲詩曰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諸臣何其好爭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終

明史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盧洪春

范儁 董基 王就學等

李懋檜

李沂

周弘禴 潘士藻

雒于仁

馬經綸

林熙春 林培

劉綱

戴士衡

曹學程

子正儒 郭寶

翁憲祥

徐大相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

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

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母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路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



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廷杖六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御史范儁嘗陳時政帝方疾見儁疏中防人欲語斥之主事董基以諫內操謫官其後員外郎王就學因諫帝託疾不送梓宮尋罷去皆與洪春疏相類范儁字國士高安人萬曆五年進士爲義烏知縣徵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爲戒先是慈寧宮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六事忤帝意及帝邁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帝

恚曰嚮未罪元標致僞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鑕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爲民明年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量移惟僞不敘給事中孫世禎御史方萬山等言僞不宜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不起里居數十年卒天啟初復官贈光祿少卿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廷尙書張學顏諫不納基抗疏曰內庭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

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  
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  
靡一日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  
暵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  
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  
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  
入忤旨命貶二秩調邊方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  
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  
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  
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語司禮監

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日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剝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請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規之爲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並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員外郎尋調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

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言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今乃斬一攀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卽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卒於家繼臯抗疏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素銓政并及繼臯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自陳皆慰留獨繼臯致仕去卒贈禮部尙書繼臯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檜及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請帝詔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獨振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槩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

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  
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  
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  
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已  
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  
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卽如邇歲馮保張居  
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詡德若陳三謨曾士楚  
者並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  
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  
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

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尙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眎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



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  
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  
僕少卿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  
年冬授吏科給事中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  
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  
邢尙智尙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  
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  
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  
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

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  
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  
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  
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  
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  
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  
外議藉藉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旣  
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給事中唐  
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  
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不從獻上詔廷杖

六十斤爲民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尙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錫爵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授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

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禰爲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祿少卿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爲州同知遷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尙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旣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

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尙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言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尙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

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尙寶丞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僉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交際弘禴疏發之詔褫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禴請以石爲之濬渠北達鴛鴦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

薦哮承恩土文秀哮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  
投劾歸卒於家天啟初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潘士  
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官擢御  
史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  
婦女邏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士藻私牒司禮監治之帝  
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闔斃其一鯨方掌東  
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  
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  
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  
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

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尋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尙寶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初卽位馮保竊權帝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遵乃大學士高拱門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尙書譚綸因薦海瑞吏部尙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頃之綸倍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居正素善綸



而馮保欲緣是爲遵罪因傳旨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  
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秩調外遵得  
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  
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  
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  
諫其略曰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  
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  
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  
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尙氣則戕生陛下八珍  
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

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  
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  
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  
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擄宮女明日扶中官罪  
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雎姜應麟  
孫如法輩皆一誦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尙氣也四  
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  
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  
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  
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

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錡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卽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蘖斯夕不輟心志內惰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醲醑勿崇色箴曰豔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鏐鏐錙銖

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  
利天命難謀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尙操切政鑿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  
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  
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  
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  
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  
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  
卽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  
引疾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啟初贈光祿少卿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爲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鐫員外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強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鐫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拷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頒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

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爲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爲緘默命掌印者盡鐫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吳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臯陳于陞沈一貫及九卿各疏爭尙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陞又

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尙書孫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爲民經綸憤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邪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

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率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



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  
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  
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  
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  
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  
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  
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  
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  
外經綸既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  
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

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  
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旣  
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  
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  
詞誠以直言爲忤旨則臣等不難効暗默之成習但恐  
廟堂之上率詔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  
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  
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  
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  
爲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

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項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旣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諡聞道先生培由鄉舉爲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爲神徵授南京御史劾罪誠意伯劉世延寘其爪牙於法已上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謫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卒天啟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培贈

光祿少卿熙春亦還故職屢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  
宗延柳佐輩咸官於朝頌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戶部右  
侍郎致仕

劉綱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孝  
義聞綱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  
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畧無禹湯罪己之誠  
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  
木權稅採石運甃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  
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  
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

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  
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  
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  
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闕耳目斷地脈忽天  
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  
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卽外廷有不知上天寧不見邪  
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  
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污政  
地何以閣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尙可  
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

災之伏也請旨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槩不錄敘是曰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臯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臯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

將罪之以方邁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  
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  
相屬綱直攻志臯短故嫌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  
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竝四  
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  
擢吏科給事中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  
其罪已請亟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  
增請假便宜得舉刺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有司士  
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宮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



情送死大事奈何於內庭數武地斬一舉足勞今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錦衣千戶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衡以地逼天壽山抗疏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備疎畧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惰自佚卽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

修亦不報日本封事敗再劾星及沈惟敬楊方亨且列  
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尙書葉夢熊刑部  
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時鑛已  
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  
詆士衡謂其受大學士張位指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  
鄉爲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尋劾罷文選郎中  
白所知帝惡吏部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朋  
比都給事中劉爲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士衡俱  
引罪詔貶爲楫一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衡得蘄州判  
官無何詔改遠方乃授陝西鹽課副提舉未赴會憂危

竝議起竟坐遣戍先是士衡再劾坤謂潛進閨範圖說  
結納宮闈因請舉冊立冠婚諸禮帝不悅至是有跋閨  
範後者名曰憂危竝議誣坤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戶部  
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  
員外郎鄧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  
承恩大懼以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  
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爲之  
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  
詔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  
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

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救帝不悅斥位爲民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玉衡生還帝不許天啟中贈太僕少卿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尙書石星

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爲正副使  
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  
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  
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  
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  
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臯碌碌依違東事之潰  
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  
經畧宋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懷仁  
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旣罷而朝鮮復懇請  
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爲民并勅石星盡

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臯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  
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卽以方亨爲正使矣而學程  
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  
下錦衣衛嚴訊拷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尙書蕭大亨  
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  
等訟其冤志臯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  
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  
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  
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  
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

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爲孝子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選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贖銀鉅萬爲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贖率貯州縣爲公費自燿及都御史李采非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自是率預滅其籍無可稽矣實以論朝鮮事黜久之封貢不成星下吏給事中侯廷佩請還實官不許家居十五年不起南京刑部主事終大理右寺丞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鄞縣知縣

課最入爲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  
其一論掣籤法言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  
代苟爲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中爲掩飾之術  
請亟停罷時不能從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  
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  
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  
責言者詆朱賡李廷機輒被譴憲祥疏論已劾雲南巡  
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  
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  
無一人兵部止一尙書養病不出戶刑工三部暨都察



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尙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爲言路所攻求去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旣而軍政拾遺疏爲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囚復請推緩刑德意宥纍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年命輔臣葉向高典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

官坐貶旨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勳趙祿李朝用胡濱等不法亦連疏彈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東昌推官改武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嫺侮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卽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第二疏顧受曰此卽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明年遷兵部主事天啟二年調吏部稽勲主事移考

功明年進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爲其祖蕙請諡大相與尙書張問達議如其請熹宗方惡卹典冗濫鑄大相三秩出之外問達等引罪不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連疏救乃改鑄二秩大相方候命羣奄黨受者數十輩持梃譟於門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兩乃閔然散家居杜門讀書里人罕見其面崇禎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奏陳遵明旨疏淹滯破請託肅官評正選規重掌篆崇禮讓勵氣節抑僥倖覈吏弊十事帝卽命飭行故尙書孫丕揚等二十六人爲魏忠賢削奪大相請復其官帝不許旋以起

廢忤旨貶秩視事給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廢協  
輿論不當譴不聽父憂歸卒於家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圯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  
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綏許摩上君子  
弗爲謂其忠厚之意薄而銜沽之情勝也雒于仁馬經  
綸詆譏譙讓幾爲儕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諷諫意者  
殆不如是乎

明史卷一百三十四終